

## 22 一度投晉

自韓復榘率部到達卓資山後，有關他的行蹤就成了一個謎。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北京發行的《晨報》突然爆了一個「猛料」，文稱：「韓復榘已於上月（七月）下旬猛攻大同時負重傷，在大同車站陣亡，此事國民黨嚴守秘密。今國民黨退卻，當地人民告知其詳。」直至九月十四日，該報才正式報導韓復榘投晉消息。

蓋韓復榘在大同完成掩護任務，撤至卓資山後，即與撤至清水河以西之托克托的石友三相聯絡，秘密向商震接洽改編事宜，聲言「降漢不降曹」（降商不降閻）。

韓復榘與石友三之所以投奔商震，自有其歷史淵源。

商震（一八八七—一九七七），字啟予，河北保定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洋文班肄業，在校

期間參加同盟會，未畢業即赴奉天朱慶瀾第一標當兵，不久保送奉天講武堂附屬學兵營深造，後又投考奉天測量學堂。商在東北期間曾一度在長春東關龍王廟小學當教員，是時石友三正陪少東家在該校侍讀，故兩人皆言商與石有一段師生之誼。

商震身為一名東北同盟會員，早在辛亥革命前，曾深入清新軍第二十鎮策動革命，與軍中革命組織「武學研究會」的馮玉祥、韓復榘等相識，過從甚密，因此可以說，商與馮、韓都是老朋友了。

嗣後，商震又與馮玉祥、韓復榘等隨陸建章入陝，追剿白朗。事畢，馮、韓隨陳宦進川，商留陝北。袁世凱去世後，陸建章被陳樹藩趕走，商震遂渡過黃河，投奔閻錫山。

商震是一員戰將，在阻擊郭堅、樊鍾秀，以及在晉北與國民軍的作戰中，都獨當一面，戰績卓著，晉軍將領無出其右者。但由於商不是山西籍，又非閻錫山嫡系，眾晉籍將領出於妒忌而對他不滿。商固有自知之明，伺機脫離晉閻，自立門戶。目下商率部已進入綏西，天高皇帝遠，正是脫離晉閻的大好時機。雁北一役歷時三月，韓、石兩軍的戰鬥力給商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象。商有意挾韓、石以自重，對晉閻保持半獨立狀態。因此，商對收編韓、石兩部持積極促成態度，聲稱要「合作對奉」，以為韓、石兩軍提供餉項為條件。



綏遠代理都統、晉軍前敵總指揮商震

商震長韓復榘四歲，禿頂，有「商禿子」的雅號。商也許是學過洋文的緣故，與一般傳統的北洋軍人不同，他的生活方式十分西化，頗有歐洲紳士風度。他注重儀表，服飾考究，尤喜打馬球，並因此建立了中國第一支馬球隊。他在軍中還有一個陣容豪華的軍樂隊，平時出入營門，也要奏樂迎送。

韓復榘脫離國民軍，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馮玉祥出國後，身為代總司令的張之江，無論是在威望上，還是在才幹上，都難以懾服全軍，最高領導層面上出現了權力真空，下邊必然形成群龍無首的局面，不僅國民二、三軍根本不聽張指揮，國民一軍內部各實力人物也各行其是。龐大的國民軍系統，一旦缺少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很難形成足夠的凝聚力，在形勢不利時，離心力便凸現出來。實際上，自天津戰役以來，國民軍內部就已出現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派系鬥爭日趨尖銳，南口失守後，部隊幾乎成了一盤散沙，誰說了也不算。

韓復榘眼見團體四分五裂、離心離德，而馮玉祥又遠在國外，備感前途渺茫，無所適從。韓的這種心態，在他投晉之後曾有所表露。

一日，韓復榘在歸綏一家飯店宴請周玘、李培基、傅存懷等晉軍將領吃飯，韓在酒後感慨萬千地說：「馮先生在軍隊造成了至高無上的權威，事事都聽他一人指揮。將級軍官都是兄弟班，各不相上下，除了馮先生親自指揮，誰也不服誰。這次作戰，因為馮先生下野出國了，指揮不統

一，你打我不打，結果被對方各個擊破，這個仗就打不下去了。」（註一）

南口失守後，散布在塞外二千里戰線上的國民軍各部都潰不成軍，有的自行解散，有的番號還在，但官兵所剩無幾，僅察、綏地區的散兵游勇就達數萬之眾。韓復榘、石友三兩部處變不驚，完師以退，隊伍很整齊，自然要擔負起掩護全軍撤退、沿途收容潰兵之任務。韓、石兩部因此收容了不少潰兵，隊伍擴大了許多。韓、石兩部名義上都是一個師，但該師的編制極大，每師轄三旅，每旅轄三團，而且人員都大大超編，說是一個師，實際上比兩個師的人還多。此外，韓部還轄一個騎兵旅，總兵力達三萬人。如此龐大的軍隊沒有穩定、可靠的餉項來源，一天也維持不下去。況且部隊西撤，愈走愈荒涼，不是崎嶇山路，就是廣漠荒原，人菸稀少，沿途不可能得到補給。因此對韓軍來說，第一是要生存，第二還是要生存。韓復榘必須要給國民軍這支碩果僅存的完整隊伍找一個臨時吃飯的地方。

然而，在國民軍各部都七零八落、嚴重減員的同時，韓、石兩部卻因增兵添將而做大，難免引起國民軍內部一些人的嫉妒，於是他們紛紛向總部告韓「截留部隊」。

按說，韓、石兩部作為全軍殿後，收容散兵游勇應是其本份，如置西北軍掉隊的官兵於不顧，其結局定是流落為匪，或凍餓而死，甚或投敵。儘管韓、石兩部做了大量的收容工作，散兵游勇仍然比比皆是。當奉軍進至豐鎮時，其第八旅旅長郭希鵬輕而易舉地就將國民軍潰兵編了三個騎

（註一） 周珉：〈閻錫山參加直奉反馮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第一百三十八頁。

兵團，組建所謂「察哈爾暫編第一旅」，掉過頭來又去打國民軍。

韓復榘與張之江之間關係緊張也是韓投晉的原因之一。

張之江代馮玉祥任國民軍總司令是臨危受命，但他才幹有限，力不從心，心緒難免急躁。韓復榘脾氣大在國民軍中也是有名的。國民軍退守南口後，韓、張之間就部隊輪代及彈藥供應等問題上，發生過數次激烈衝突。

當晉北大戰正打得熱火朝天時，韓復榘向總部請領彈藥，僅領到區區兩千發「六五」子彈，而韓軍士兵用的都是「七五」步槍。韓大發雷霆，說：「這仗叫我怎麼打？只好背著空槍往回跑了！」（註二）

韓復榘和張之江都是極有個性的軍人，硬碰硬，難免迸出火星。加之張周圍一些人，如參謀官張樾亭輩，也沒起什麼好作用，使二人關係更趨緊張。合則留，不合則去，始終是韓待人接物的準則，這次他選擇了後者。

其實韓復榘與張之江個人之間並無任何積怨，只因戰事日非，心情焦灼，遇事都不冷靜，一味意氣用事，終至分道揚鑣。但這些衝突大凡意見相左，並無個人軒輊於其間，一旦時過境遷，前嫌盡釋，彼此還是好朋友。

五原誓師後，張之江受到馮玉祥的冷遇，地位一落千丈。正值張失意之際，其族侄張測民由

（註二） 黃廣源：〈反覆無常的石友三〉，《河南文史資料》，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第八十頁。

西北軍幹部學校畢業，張卻堅持將其交給韓復榘去帶，因為他知道韓從不做落井下石的事。果然，張測民從韓身邊的一名普通參謀，直至升任第三路軍第二十師參謀長（第二十師是韓軍最基本的隊伍）。

五原誓師後，張之江被馮玉祥委以「總執法」，後易名「檢查委員會委員長」，因人設事，從此與軍隊無緣。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任命張為豫陝甘考核院院長。十月十九日，特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十二月，代表馮玉祥出席國民黨四中全會後，即常駐南京，不再歸隊。九日，任國民政府委員。一九二八年一月，任北伐軍司令部高級參謀團主任。七月二十五日，特派全國禁菸委員會委員長。中原大戰期間，張在蔣、馮之間不偏不倚，取超然態度。一九三〇年十月，西北軍解體後，蔣任命張為江蘇綏靖督辦公署督辦，梁冠英第二十五路軍歸其節制，但實際上是個閒散職位，無事可做。一九三二年，張辭職，同時介紹時任公署副官處處長的宋邦榮到韓復榘第三路軍任職。一九三二年，任中央國術館館長，從此致力於中華武術的繼承、發展與推廣。一九三六年二月，授陸軍中將銜，九月，加上將銜。抗戰期間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一九四五年五月，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一九四九年後，歷任全國政協二屆特邀委員、民革中央委員。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二日病逝上海，享年八十四歲。

韓復榘主魯期間，早已閒散在滬、寧的張之江經常來往於上海、南京、濟南之間，是韓的座上賓。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晉閻正式將韓復榘、石友三、陳希聖三部分別改編為晉軍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師，統歸商震節制。這一天，正在歸國途中的馮玉祥，已經告別莫斯科十天了。

陳希聖（一八八二—一九三〇），字明德，山東巨野龍固集鎮人，一九一四年在潼關投馮玉祥京衛軍左翼第一旅吃糧當兵，南口大戰時任國民軍第三師師長，所部原為鄭金聲從綏遠帶來的隊伍，如今倦鳥歸巢、落葉歸根，也就留下來不肯走了。陳師的三位混成旅（第七、第八、第九混成旅）旅長分別是徐以智、葛運隆和許驥雲。這三位旅長都是馮部的嫡系將領，其中徐、許二位也是韓復榘的摯友。

如何看待韓復榘一度投晉，由於論者的立場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大相逕庭。南方國民政府派到馮軍擔任代理政治部長，同時也是馮玉祥好友的簡又文，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留駐晉北之韓復榘、石友三、張自忠等部，撤兵不及，乃與商震妥協暫歸晉方改編，一則以保存實力，二則以掩護退卻，三則協助晉軍扼守綏遠以阻奉軍之發展，亦計之得者。但軍中有些同袍便以為他們背叛團體，變節投降，始終不能原諒了。」（註三）

某些西北軍人咬住韓復榘「一度投晉」不放，左一個「攜貳」，右一個「叛馮」，叫得震天響，在馮玉祥面前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然而，若輩雖然精明，卻缺少遠見。後來他們沮喪地發現，

（註三） 簡又文：《馮玉祥傳》，第二百四十九頁。

韓雖然被擠走了，他們賴以寄生的西北軍不久也垮了。於是，他們又進而認定是韓砸了他們的飯碗，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勒勁十足地往韓身上大潑污水。

歷史的吊詭在於：被指為「一度投晉」，繼又「叛馮投蔣」的韓復榘，在西北軍解體後，為報「故主」知遇之恩，不顧蔣介石的猜忌，將馮玉祥恭迎到泰山；而當年那些對韓口誅筆伐的「忠臣孝子」卻都紛紛效忠新主子去了。

韓復榘在接受晉閻改編之前，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寧死不打國民軍！

韓復榘等三位師長致電閻錫山，請往太原行正式收編大禮。閻覆電概免，並重申原各級軍官職務一律照舊。閻氏還特別聲明：「我以寬濟馮之嚴，以真祛馮之假。」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晉軍東路追擊隊占領歸綏。閻錫山任命商震代理綏遠都統。商震在歸綏新城原前清「綏遠將軍衙署」就職。

商震在綏遠僅有自己一個嫡系師，勢單力孤，遂以維持地方治安為由，請調韓復榘師駐歸綏；石友三師駐包頭；陳希聖師駐武川。

綏遠首府歸綏（今呼和浩特）有舊城和新城兩部分。舊城原名歸化，是喧鬧的商業區，城內散布不少召廟（喇嘛寺）。新城原名綏遠，建於清乾隆年間，位於東北七、八里處，是衙門和駐軍所在。新城中心的鼓樓西北角是前清歷任綏遠將軍的衙署，民國後改為綏遠特別行政區都統署，國民軍將領李鳴鐘任綏遠都統時就在這裡辦公，現在的新主人則是商震了。



韓復榘的師部設在歸化城南郊的塞北關稅務監督公署。塞北關也稱歸化關，是前清開放內地對外蒙古和俄羅斯的三大內陸口岸之一，也稱「西口」，至今呼和浩特市西南郊仍叫「西口子」，民國時期改稱「塞北關」，隨著外蒙古獨立和俄國十月革命，設在塞北關的這個稅務機構也逐漸消失了。

國民軍中的投晉將領除韓復榘、石友三、陳希聖外，還有張自忠、趙庭選、李忻及以曹寶清為首的西北軍航空司令部。

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張自忠原隸石敬亭第五師，因帶兵打仗不是石敬亭的長項，大戰爆發前，總部即將其部隊交西路軍總司令宋哲元直接指揮，宋又將張旅配屬石友三軍。

石軍攻打雁門關時，石友三嚴令張自忠，限期拿下水峪口。張竭全力，未能克敵。石在視察張旅陣地時，對張毫不客氣地說：「如果張凌雲旅長在，絕不會如此！」（是時張凌雲正隨宋哲元馳援多倫。）

雁北晉軍反攻開始後，據守馬邑的石部孫光前團敗下陣來，當時張旅在扼守桑乾河北岸。石友三指斥張自忠坐視不救，並致函西路軍總司令宋哲元及前敵總指揮韓復榘，請按軍法嚴懲。不料此函竟無意中落入張手。張擔心石萌動殺機，便秘派一位副官，找到晉軍將領周玘，說明原委，聯繫投降事宜。周向商震請示，獲准後率團長盧豐年，親赴張旅陣地，磋商具體實施辦法。次日一早，張便隨周、盧來到晉軍防地。隨張一起投晉的還有所部四十五團團長張駿、營長李兆瑛及

騎兵兩營。張輾轉到太原後，閻錫山委之「參議」職，委張駿「諮議」職。不久，馮玉祥回國到達西安，張聞訊又離開山西，回到馮身邊，任總部副官長。

與張自忠同隸國民軍第五師的第十四混成旅旅長趙庭選也接受晉軍改編。五原誓師後，趙亦重新歸隊，調任韓復榘軍第十五師師長。

騎兵第五旅旅長李忻，原隸孫連仲的騎二師，南口大戰期間，直接由代總司令張之江指揮。南口兵敗後，李走投無路，也投奔了商震。辛亥革命期間，商、李都是東北同盟會會員，曾共同在馮玉祥、韓復榘所在的清新軍第二十鎮策動革命。

西北軍航空司令部全部人員、飛機及器材隨西北軍西撤至綏遠，航空司令曹寶清赴包頭，向張之江請示油料、器材補充及飛機離開鐵路運輸之後的轉運問題。張說：「向方已到綏遠，你回去和他商量吧。」曹回到綏遠，向韓復榘請示辦法。韓與曹很熟悉，在津浦路反擊戰、及晉北大戰中，曹的飛機曾配合韓部作戰，在京畿保衛戰中，歐陽璋第一飛行隊四架飛機及曹本人曾統歸韓指揮。韓說：「到現在還有什麼說的，一塊送禮就完啦。今天我和商啟予見面，先和他談一談。」翌日，韓對曹說：「我已和商啟予說過了，你去見他吧。」曹去見商，商說：「你來了很好，你那部分（人員和飛機的事），韓向方已和我說過了。」商又問西北軍航空司令部的人員和飛機情況。曹告之，有飛行員十餘人、機械師十餘人，「大小維梅」、「愛弗樓」飛機十餘架、義大利「安氏爾多」飛機十一架，其中有能飛的，也有因缺乏器材補充而不能飛的。商說：「航

空司令部的編制、官兵都不更動，一切照舊，只是改變名稱，把西北軍航空司令部改為晉軍航空司令部。希將編制、官兵姓名和飛機等造冊送來。」曹回到司令部，把和商會談的情況和大家說了，大家都很高興，主要是作戰已久，缺乏器材、油料，又無法補充；部隊西撤，離開鐵路線，飛機、器材運輸有困難。航空司令部交接後，飛機、器材等都由晉軍派兵守護。（註四）

曹寶清（一八九五—一九六六），字式夷，直隸香河人，早年先後在北京陸軍測量學校、北京南苑航空學校學習，一九二二年畢業，在直軍航空機構擔任飛行員。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接收直軍飛機及飛行員，成立西北邊防督辦公署航空處，曹任副處長。在天津戰役及晉北大戰中，曹均駕機配合韓復榘軍作戰。在津浦路反擊戰中，韓任津浦路國民軍前敵總指揮，曹帶第一航空隊四架飛機歸韓指揮。

另外還有一些國民軍將領，如韓占元、韓德元、張萬慶、許長林等，雖然沒有接受晉軍改編，卻游離於國民軍之外，在包頭附近及固陽等地自行籌措給養，意存觀望。

南口大戰後，綏西名義上已歸入晉閻版圖，但實際上仍在原國民軍舊部控制之下，尤其是韓復榘、石友三兩師實力相當雄厚。閻錫山領教過韓、石兩部的戰鬥力，自然不敢掉以輕心。閻曾派周玘前往歸綏，與商震研討徹底改編韓、石兩部的問題。商誠懇地說：「這部分人剛剛收容過來，如加以改編，恐引起誤會。石友三是我的學生，很靠得住。韓復榘、陳希聖和我很相好。我

（註四） 曹寶清：〈西北軍的空軍建設〉，《西北軍集團軍政秘檔》，第一百五十八頁。

相信他們不會有什麼問題。你可以請老總放心！」閻因而沒有再堅持原來的意見。（註五）

韓復榘投晉不過是權宜之計，因此對閻錫山時存警惕。他一面與石友三、陳希聖互通聲氣、統一步調：一面加緊練兵，以防不測。韓部駐綏兩個多月，每週都在綏遠公醫院以東的大操場舉行隆重閱兵式，振揚軍威。

韓復榘是性情中人，交友甚多，常約三五知己去舊城的羊肉館小飲，蔥爆羊肉和高粱燒酒是他的最愛。流落在歸綏、包頭一帶的國民黨將領，如徐永昌、鄭金聲、石友三、陳希聖、李忻、馮治安、趙守鈺、徐以智、許長林、許驥雲、葛運隆、楊兆林、鄭澤生、張萬慶、趙廷選、續範亭、呂汝翼、胡德輔、童玉振等都是他的常客。至於商震及其他晉軍將領，如周玳、李培基、傅存懷等也都是他的座上賓。

在這段時間，與韓復榘來往最多的當屬鄭金聲。

馮玉祥、鄭金聲與韓復榘早在關外清新軍第二十鎮時就在一起了。鄭長馮三歲，長韓十二歲。馮在第二十鎮任三營督隊官時，鄭任二營右隊隊官，韓任三營司書，他們都是軍中革命組織「武學研究會」的成員。灤州起義失敗後，馮、韓被革除軍職，遣返原籍；鄭遠避綏遠。第二次直奉大戰時，鄭率綏遠第一混成旅援直，卻參加了馮發動的北京政變，成為國民黨第一軍第三師師長。國民黨退守南口，鄭的第三師師長職由陳希聖接任，鄭升任第一軍軍長，手下卻沒有一兵一

（註五）周玳：〈閻錫山參加直奉反馮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第一百三十七頁。

卒，個中原委不明，反正是從此告別了戰地指揮官的生涯。

鄭金聲身材高大，豪爽善飲，蓄著一臉絡腮胡，外號「鄭大鬍子」。當年蘇軍顧問如此形容他：「師長鄭金聲將軍是個滿臉長鬍子的魁梧的人，很像中國廟裡的神像。」（註六）

鄭金聲在綏遠戎馬多年，地面上很熟。韓復榘有事常向他請教，或請他幫忙。二人脾氣相投，私交甚篤。

馮玉祥回國後，韓復榘歸隊，被馮任命為國民聯軍留綏軍總司令，鄭金聲被任命為有職無權的國民聯軍總參贊。二人同駐包頭，過從愈密。

北伐時，鄭金聲因叛將出賣被俘，張宗昌殺鄭於濟南，由此又引出日後鄭之侄（實為嗣子）鄭繼成在濟南刺殺張宗昌，替父報仇的一段公案。鑑於韓復榘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至今主流史家仍以為韓乃殺張的幕後主謀。但實際情況是：韓並非主謀，雖事先被告知此事，只因政治上的幼稚和性格上的弱點，沒有堅決阻止，替人窩窩囊囊地背了「借刀殺人」的黑鍋。

馮治安衛隊旅經過綏遠韓軍駐地，人困馬乏，面帶菜色，韓復榘因馮過去曾為其部下，頗念舊情，盡力為其補充給養。馮旅有一營長，也曾是韓的屬下，哭求留在韓部。韓不肯乘人之危，最終還是勸那位營長隨馮去了。後來有人造謠說，韓在綏遠「截留友軍」，純屬惡意抹黑。

原國民軍第三師（師長陳希聖）第七混成旅旅長徐以智及督辦公署衛隊旅（旅長馮治安）第

（註六）「蘇」普裡馬科夫：《馮玉祥與國民軍》，第七十八頁。

三團團長童玉振也是在綏西的這段時間裡，與韓復榘始建私誼，同時也為他們在西北軍解體後投奔魯韓埋下了伏筆。



國民一軍第三師師長陳希聖



國民一軍第一軍軍長鄭金聲